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

追寻胡笳的踪迹

蒙古音乐考察纪实文集

莫尔吉胡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高校音乐人类学 E - 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 : e05011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

萧梅 / 丛书主编

追寻胡笳的踪迹

——蒙古音乐考察纪实文集

莫尔吉胡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胡笳的踪迹：蒙古音乐考察纪实文集 / 莫尔吉胡著.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1

(音乐人类学 E - 研究院 ·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80692 - 157 - 9

I. 追… II. 莫… III. 蒙古族 - 民族音乐 - 文集 IV. J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1666 号

丛书名 音乐人类学 E - 研究院 ·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

主编 萧梅

书名 追寻胡笳的踪迹——蒙古音乐考察纪实文集

著者 莫尔吉胡

责任编辑 王秦雁 范进德

封面设计 QG 工作室 · 谢倩怡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印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94 千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100

书号 ISBN 978 - 7 - 80692 - 157 - 9/J.150

定价 26.00 元



莫尔吉胡

蒙古族，国家一级作曲家。1931年5月27日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贡宝力格乡。1945年冬参加革命，1946年3月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1949年到沈阳东北鲁艺学习作曲，1954年入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学习，1959年毕业并留校工作。1960年回到内蒙，先后在内蒙古艺术学校担任教员、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1984年调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担任厂长一职，其间拍摄了30多部故事片，其中《成吉思汗》获内蒙古自治区“萨日娜”奖；《骑士风云》获金鸡奖最佳电影提名奖；2005年又荣获“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活动的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莫尔吉胡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以及撰写了许多有关研究和探讨蒙古民族音乐方面的文章。

主要音乐作品：清唱剧大合唱：《焦裕禄》、《草原英雄小姐妹》；交响合唱音诗《祖国》（荣获“萨日娜”奖）；钢琴协奏曲《安岱》；钢琴独奏曲集《山祭》；管弦乐第一组曲《莫力达瓦》（荣获“萨日娜”奖）；弦乐四重奏第一号；为17部电影作曲或配乐，同时还为《黄敬斋》、《雪》、《蒙古歌王》、《察哈尔婚礼》等近10部影剧作曲。此外还作有民族歌舞音乐、歌曲、民族器乐曲近百首。

主要著述：音乐论文集《蒙古音乐研究》、《追寻胡笳的踪迹》；论文《浩林潮儿之谜》、《托普修儿与萨布尔丁》、《元代宫廷音乐初探》、《潮儿现象与潮儿音乐》、《穆库连遐想》、《成陵中的两件古乐器》、《潮儿大师色拉西》、《蒙古音乐的最早采录人——哈斯伦托》等30多篇。

追寻胡笳的踪迹

布赫





作者 1983 年 3 月在北疆采访途中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 - 研究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

领导小组及顾问

董金平、杨立青、徐孟东、杨燕迪、贾达群
林 华、陈应时、乔建中、赵宋光

编委会成员

王次炤(主任)、江明惇、沈 洽、罗艺峰、曹本冶、戴嘉枋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编

萧 梅

副主编

杨燕迪、韩钟恩、洛 秦

策 划

洛 秦

序

钱仁康

现存琴歌《胡笳十八拍》，歌词和歌谱传为汉末女诗人蔡琰（文姬）所作。歌词是长达 1297 字的骚体长诗，原载于宋郭茂倩所辑《乐府诗集》卷五十九及朱熹《楚辞后语》卷三。《胡笳十八拍》的音乐，六朝时已有《胡笳调》、《胡笳曲》流传。唐人刘商作有拟《胡笳十八拍》诗，其序云：“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董生指唐代琴家董廷兰。明朱权辑《神奇秘谱》收有董廷兰传谱的《大胡笳》和《小胡笳》。琴歌《胡笳十八拍》始见于明徐时琪所辑《绿绮新声》（出版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即 1597 年）。此谱后部散佚，现存琴谱原载于明孙丕显编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的《燕闲四适》（琴适、棋适、书适、画适）。现代古琴家王迪根据《燕闲四适》中的《琴适》将减字谱琴歌《胡笳十八拍》译为五线谱（见 1983 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王迪编《琴歌》），其中“十一拍”的歌谱是这样的：

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
生仍冀得分归柔样，死当埋。



琴歌《胡笳十八拍》相传是蔡文姬所作，但此说不见于《后汉书·蔡琰传》，也不见于《文选》、《玉台新咏》等唐以前的著录，是否可靠，值得怀疑。北宋朱长文的《琴史》以及明人王世贞、胡应麟、清人沈德潜等都认为此诗是后人伪托蔡琰所作。近人胡适、郑振铎、罗根泽、刘大杰等也都认为是伪作。而唐李颀、刘长卿、宋王安石、郭茂倩、朱熹、范晞文、王应麟；明杨维桢、梅鼎祚、清沈用济、惠栋等则肯定此诗是蔡琰所作。郭沫若早在1926年就肯定《胡笳十八拍》为蔡琰所作，1949年更为文认定此诗“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那种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滚滚怒涛一样不可遏抑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的痛苦，决不是六朝人乃至隋唐人所能企及，”“就连杜甫和李白都没有这样的本领，因为他们没有那样沉痛的生活经验。”

胡笳是汉、魏鼓吹乐中的主要乐器，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据宋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引《蔡琰别传》记载：“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胡谓曰胡笳。”宋陈旸《乐书》称为“芦笳”。但用芦叶捲起来作为粗糙的响器，是不可能吹出完整的音阶和动人的旋律来的。北魏杜挚《笳赋》云：“操笳扬清，吹东角动南徵，清羽发浊商，刚柔待用，五音迭进。”西晋孙楚《笳赋》云：“音引代起，叩角动商，鸣羽发徵。”要吹出“引商刻羽，激浊扬清”的音乐来，决非捲

起的芦叶所能胜任。民族音乐学家莫尔吉胡为此寻访胡笳的踪迹，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草原上还留存有胡笳。现存的胡笳是一种木质3孔的管乐器。他对胡笳的形制、吹法、音域、性能作了精密的考证，还走访了能吹胡笳的塔本泰老人和玛尼达尔老人，听他们吹奏17首笳曲，作了详细的记录。

据《晋书·乐志》记载：“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摩诃兜勒》和李延年的“新声二十八解”早已失传。莫尔吉胡听了塔本泰和玛尼达尔老人吹奏的17首笳曲，发现玛尼达尔老人吹奏的第三曲《阿尔泰的赞颂》就是“阿尔泰的摩诃兜勒”。阿尔泰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北部的阿勒泰地区，“摩诃兜勒”是蒙古语，意即赞颂。

莫尔吉胡追寻胡笳的踪迹，证明今天新疆和蒙古草原上还留存有胡笳，并证实《摩诃兜勒》就是“阿尔泰的赞颂”，从而解决了古代音乐史上的疑难问题，此事很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书中其他论文也都对民族音乐学上的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欣闻此书付梓出版，我以先睹为快，并乐为之序。

2006年10月17日

目 录

序	钱仁康
1 心灵的自白	1
2 托普修尔与萨布尔丁	10
附录:十二首《萨布尔丁乐舞》曲谱	24
3 “浩林·潮儿”之谜	33
4 追寻胡笳的踪迹	38
5 “冒顿·潮儿”解析	63
6 成陵中的两件古乐器——布烈与查尔基	67
7 元代宫廷音乐初探	74
8 穆库连遐想	94
9 最早的蒙古民间音乐采录人——哈斯伦托	105
10 “潮儿”大师——色拉西	110
11 永远的遗憾——与盲乐师铁钢的一次对话	122

12	“嘯”的话题	136
13	不可遗忘的长调精粹唱段——叶尔古克森	146
14	《降魔英雄传》曲谱	153
15	“别石细哩”考	158
16	二十世纪的马头琴手	171
17	考察的惊喜	177
18	“孛”巫师的卜器——查尔基	186
19	“孛”巫师的卜器——穆库连	192
20	“孛”巫师的卜器——亨格力克	198
21	“潮儿”音乐之我见——试论阿尔泰蒙古古音乐文化圈	202
22	乌兰陶力盖纪实	227
23	寻证的启示——在“内蒙古民族器乐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32

心灵的自白

记得,有一首古老长调民歌中唱到:

“看不见的罕山耸立在脑海,
牵不动的骏马驰骋在心田。”

短短的上下两句歌词却包含有多少深奥而精粹的哲理啊。我愿奉劝读者,让思绪不要停留在字面上,而是反复咀嚼那字里行间蕴藏的诗意,似乎会触摸到这个民族所独具的灵魂脉络与心灵的火花。假如,我们同时又能听到歌手运用纤巧绝妙的歌喉,从心中唱出婉转又舒展的长调旋律,我们的体会可能更为深刻而令你陶醉。长调歌曲的旋律为何那般宽广?有的音域达到两个八度以上。长调旋律的韵味又为何那般动人?旋律走向时紧时松,时快时慢,自如似流水,自由如飘云。有谁能说得清?说得准确?说得令人信服?

可喜的是,不少音乐界仁人志士已经从事长调音乐研究,企盼他们尽早取得成果。

耸立的罕山,看不见,却能听得见。这是多么富有情趣的意念?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奇迹。不信吗?请到草原上来,请随同牧人同声唱起古老的长调,当达到声、情水乳般相融的时刻,似乎不由自主地踏进一片神奇土地,隐约窥见到那耸立在脑海中的罕山巅峰。宰相肚里能撑起的不过一条小船,而牧人心田里驰骋的

是骏马。二者虽含意相近，后者显示的是心田的宽广和骏马飞奔的超凡力量。

每当想起这首长调歌曲，眼前浮现出五十年前的情景：在锡林郭勒阿巴哈纳尔旗马鞍山山麓下一座蒙古包里，当地著名琴手嘎拉僧拉着马头琴，白发苍苍的老伴深情歌唱的那个夜晚。我，总是这么想，这不是平凡的歌唱，而是久藏胸中美妙的渴望与对生活充满信念的愉悦心情的宣泄。这可能在其他民族所少见，如农耕民族。或者说：他们曾经所拥有而现今早已消失了的享受——渴望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无限欢乐。

说实话，写到这里甚感语言的贫乏，言词的枯燥。很难找出恰当又准确生动的词汇来描述蒙古族长调所具有的动人魅力。真是应了这句古语：“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

长调歌曲是蒙古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在这篇短文中，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长调歌曲。我的设想是：力图从蒙古音乐文化发展的纵向垂直的历史角度，做一次提纲挈领式的探索，或者说，粗略地勾勒出音乐沿革的脉络来，请长调音乐研究者加以思考，可能不无益处与启迪。因为，由多层结构所构成的事物，尚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观察和解析，然后加以综合，才能看到事物规律性的本质特征。

当人类社会尚处在浑沌的年代，赋有音乐灵性的蒙古人在生产劳动中有了最初的发现。他们居住在森林中过着狩猎生活。他们从飞禽啼鸣声中清晰地分辨出：哪些嘶鸣是鸟儿们欢快歌唱的声调；哪些是企盼母亲早点回巢来的子雏焦虑饥饿的哭泣调。他们也可从鹿群的嘶鸣声中分辨出：哪些声音是母鹿的慈鸣，哪些声音是子鹿思念的悲鸣。尚处在狩猎生活的民族中（如：鄂伦春族），猎人携带的鹿哨就是明证。笔者亲耳聆听过他们对各类动物的模拟声。但，更为重要的一大发现是，猎人在猎取猎物时，从利箭射出后，弓弦强劲振动声中（日常重复了千万次射猎行为）发

现了声音的强弱与高低,似乎从弓弦振动中,听到有规律的声音(自然泛音列)。他们也发现:扣动弓弦的力量越大,振动幅就越宽,发出的声音就越低。

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原始社会),人们在生活中,在同天敌搏斗中,或猎取猎物而兴高采烈,追求异性的欢乐时刻,也只能是模仿动物与飞禽动作而狂舞,配之以各种无序音高的狂叫与呼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我们从许多人类学家对尚处在原始社会群体的描述与记载中得知。从内蒙地区已发现的岩画中亦可理解;岩画中有许多是对狩猎生活的生动刻画,也有古人的欢舞和生殖行为。承认人类有着强烈的表述与萌芽创作欲望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模拟与模仿几乎是唯一的行为(创作)准则。

不久,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人类发现并掌握了冶炼技术后,推动了音乐文化迈出令人惊奇的第一步——发现并制造了第一原始响器——口簧(蒙古语为“胡儿”,达斡尔语为“穆库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是一次古代文明重大的转折。不要藐视这个小小响器。事实上,这是最早的一个音准衡定器。有了它,帮助人类在观念上,在听觉神经中渐次却又牢固地确立了音乐思维的逻辑性——调性观念。有没有调性音感,有没有这个飞跃是不尽相同的。当然,这个时期的时光跨度不知又会历经多少个百年千年。有了调性观念,便有了准确的音感,也对音和音之间的距离,例如二度或三度,五度或八度之间有了感觉(理论上肯定是说不出的,但可以唱得很准确了)。也可以说:调性观念带来人类音乐文明的曙光。即使在今天,在某些国家、某些部落民族中,尚能听到在一个稳定音高位置上的多次同音反复的乐句或句段。也有仅限于二度三度,最多不超过纯四度的反复交替演唱的迭句音调。在蒙古族至今流传的赞祝词朗诵音调、“鸟力格乐”音乐中,军师集结、点将,赶路或战场上撕杀情节的音调,都保留着古老的音调。这些都有可能是古代音乐文明的遗存物(或视为古代音乐

文化的残留物)。那么在长调歌曲中是否也存在古代音乐文明的残留物呢?我认为也是有的。例如,在长调歌曲《走马》的开端乐句;



(+记号为花彩演唱技巧记号)

《健蹄的黄骠马》这首长调歌曲中间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族音乐文化从形成到渐渐成熟,总是会有共同规律制约下的特殊道路。我认为: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全部发展历程,印证了它走过来的道路具有鲜明的特征而区别于农耕民族发展的道路。

蒙古先民们走出森林,由狩猎经济形态向畜牧业经济形态的过渡是一个质的飞跃。生活方式的变化将会带来许多新的生活内涵(包括语言、习俗、饮食……)。首先,畜产品皮、毛的加工,学会制造毛毡的技术,使得牧民告别了林中“撮罗子”从而住进了蒙古包,游牧经济的特殊生活方式,使得牧民“逐水草而居”,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放牧。这就有了能接触其他民族的机会,这个时期,乳制品成为饮食文化重要的构成部分。其中,特别是乳酒酿造技术的发现,是一项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我们应该看到酒文化的兴盛,给生活带来的五光十色景象,为蒙古族音乐文化(包括其他艺术种类)的诞生乃至由萌芽状态艺术向不断完善,不断走向成熟铺开了广阔的道路。

由于人文精神的滋生,许多习俗也走出古代原始宗教崇拜“勃”教(“萨满教”)对民族精神的桎梏束缚,形成成婚仪礼、诞辰祝福,可汗(部落奴隶主)登基……等等。从生产方面看,喂养幼畜,求雨避灾,敖保祭祀,欢庆丰收(那达幕盛会)……,也渐渐成为牧人们丰富的生活内容。

音乐,这个具有很强个人化的抽象艺术,随着社会发展必定产生由整体社会,民族所承认的显著升华。在远古时期发现的口簧(“胡儿”“穆库连”的基础上,这时期蒙古人发现了以下诸类音乐:

一:“浩林·潮儿”(亦称为“胡麦”)。根据笔者考证:“浩林·潮儿”产生于史前期,相当于中原春秋战国时期(见论文《啸的话题》)。

二:“冒顿·潮儿”(亦称为“胡笳”)。产生于史前期,相当于西汉时期(见论文《追寻胡笳的踪迹》)。

三:“托普修儿”。这是最早的双弦弹拨乐器。琴体用一块整木剜、削、刮、磨制成,琴弦用兽筋(畜筋、羊肠)制做。

四:“叶克尔·潮儿”。可视为马头琴原生型乐器。琴体用整木制做,张以马尾制成的琴弦。

对这个时期的长调音乐,已无从具体地听到原貌生动的音响。然而,从后来在阿尔泰深山搜集的胡笳曲目中可窥探出,这个时期长调歌曲旋律特征与调式构成的雏型。如:《悦班河的流水》